



谢建光,1959年出生在宁波,从23岁开始,拉着自制的木屋小车独行中国,寻找生活的惊奇,走遍了全国三十个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,自称“天下第一疯”。上个月,他出版了记录自己30多年行走旅程和感悟的《疯行天下》。

书市扫描

昨天的青春：
八十年代中学生

作者：任曙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11月第1版



本书精选了作者在1980—1989年期间拍摄的170幅中学生照片。这十年间,作者进入中学校园,旁观中学生的课堂和课余生活,观察他们的动作、神情、关系,揣摩他们的心思,用温柔抒情的镜头语言记录了那一代人的青春。

用温柔抒情的镜头语言记录了那一代人的青春。

牙医门诊日记

作者：孔锐

译林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



本书是一位口腔科主任医师的日记随笔。作者用自己的眼光打量着门诊室的一切,呈现了一个个故事,既有一定的医学知识,尤其是口腔医学知识,又有医患之间的矛盾、争执与谅解,

以及作者自己的种种感悟,同时还展现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致与敏感,一个医者所具有的人文关怀。

闪回：电影简史

作者：(美)路易斯·贾内梯 斯科特·艾曼
译者：焦雄屏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11月第1版



本书涵盖了电影从草创之初直至进入21世纪成为娱乐龙头产业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,内容简明凝练,毫无赘饰而又细节生动,带领读者了解电影发展脉络的同时还能使人

重温电影与电影人妙趣横生的银幕往事。

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
《悦读周刊》投稿E-mail:ljz@cnnb.com.cn
《悦读周刊》QQ群:107496617

远方是家——行者谢建光

□陈晓旻

一
采访谢建光时,他依然在路上。电话中,他说正在湖南郴州,还要休整一段时间。大概12月初再出发。为了方便,我们以微信的方式进行沟通。

因为近乎疯狂的行走,所以有了《疯行天下》这个书名。谢建光说:“这世上,用脚行走的人很多,而用思想和灵魂行走的人却很少。”谢建光认为,自己这三十余年,不能用旅行、户外探险或其他等等来定义。

谢建光的老家在宁波鄞州一个近海的小村庄,小时候因做工食指落下残疾,但依然志向高远,有空就“啃”起高尔基、鲁迅等作品,还跑到大学中文系旁听,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作家。由于种种原因,谢建光的大学梦最终破灭,作家的理想也遥不可及。无法读万卷书,那就行万里路。1983年,他只身离家,开始了漫长的徒步“疯”行。

那年夏天,谢建光23岁,他想去的地方,是云贵高原。那一片中国西南部的高山大川,谢建光在小学的课本里遇到过。在他的记忆里,一些神奇的地貌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,就像瑰丽的童话,挥之不去,并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于是他背上一个大背包,包里装着几件简单的衣物,一条薄被,一本《海涅诗选》,一个笔记本,一支钢笔,兜里还揣着150块钱,就义无反顾地向云贵高原出发了。

那次他先由宁波徒步走到温州,然后穿过温州,到达福建宁德,又从宁德走到福州,走走停停一路风餐露宿。为了节约钱,他基本上不住宾馆,而是住在桥脚,睡在山洞里,在小溪里洗脸洗澡,或者在田地里找点吃的。谢建光随身带着一个铝制的盆子,既当锅又当碗,野地里弄来的食物就放在这个盆子里煮着吃。一路过去,当然特别艰辛;但是一路的风光,也特别美。

他第一次徒步这么久,第一次整天在自然的怀抱里,感觉那么自由。仿佛从自然的母亲怀里走失的孩子,终于回到母亲的怀里,这让他觉得温馨。他在晨曦里醒来,有时一侧身就看到一颗鲜红的太阳,那么热情地拥抱着自己。晚上,他跟着漫山遍野的树、青草、野花、青蛙、鸟雀相伴,月光如水般洒在身上,这份宁静只有置身自然的人,才能够享受得到。一路走去,谢建光心里慢慢地萌出一个念头,这样行走的生活,才是我要的。

到达福建,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,口袋里只剩下三十多块钱,而翻看地图,贵州还那么遥远,谢建光才蓦然醒悟,这一次自己是无法走

到云贵高原去了。

终于,离家一个多月谢建光衣衫褴褛地回到了老家的村口。家乡人都觉得这么不可理喻的行为就是疯子,大家议论:经过这番折腾,他应该不会再有去远行的念头了吧?

二

可是,云贵高原一直召唤着他。在后来的30多年里,谢建光曾经五次徒步往返于云贵高原之间。他说:“青藏高原是我生命的信仰,云贵高原是我生命的初恋。”

后来去云贵高原,谢建开始深思熟虑,做充分的准备。那时中国尚无“驴友”概念,但谢建光已有了些“驴友”的风范。他还灵机一动,凭自己少年时候学的木工手艺用手推车改装出一辆“房车”。小车体积不大,却正好容身,里面摆上草席、毛毯就成了“卧室”,侧边支上木板就能当书桌。另一侧用来装路上捡来的垃圾。车上用红色不干胶喷绘的“天下第一疯,走遍全中国”特别显眼。2008年后,车上又出现了他的环保宣言。

谢建光还反复地累积着野外生存的种种经验,在哪里住宿,在哪里生火做饭,在哪里休整,如何应对疾病,如何应对猛兽,如何维持基本的生活……他将这一切当成了自己整日研究的功课。当然还包括怎样挣钱养活自己。最初,谢建光一路捡破烂换几个钱。看到别人插秧收稻在地里忙乎,他也会主动提出给别人干活,当然价格是先谈好的。这些农活对谢建光来说都是从小就会的。

只要解决吃饭问题,谢建光就可以潇洒独行,因为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,并不需要多少钱,只有删去对物质的欲望,才能保持行走的纯粹。

尽管,高山大川让人享受到美景,但野外的生活更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,甚至随时可能会有危险。谢建光曾经遭遇各种恶劣的天气和山洪泥石流,在大兴安岭被洪水包围,在西藏被冰雪封山。数天没有食物,也看不到一个人。每次在濒临生命绝境的时候,谢建光都挺了过来。

旅途中,谢建光一直不曾放弃的仍然是读书和写作。“我要做一只思想之鸟,飞跃哲理的千年时空。”没机会读万卷书,才踏上行万里路的谢建光惟一不吝啬的是买书,三十多年的旅途,算起来他自己就购买了上万册书。因此,除了“疯子”这个称呼,谢建光另一个身份应该是读书人。行走之余,他永远在读书,在树下,在江边,在野外,在自然的怀里。夜晚来临,他开始像个哲人一样思考,并把自己的思想点点滴滴

地记录下来。而谢建光读完的书,都会大方地送给有缘人。

在漫长的旅途中,谢建光写下了40多万字的笔记。野外的晚上没有灯光,他在自己简陋的小车里就着手电筒,边思考边写作,这是天地之间最真实的感悟。这些文字给他带来过爱情,当然也带来今天这本书。

三

曾经帮谢建光打理博客的杨彬就是被谢建光的小车上醒目的“环境主义的四大理念: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、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、多元和谐的人文环境、正直坦荡的精神环境”打动的。2009年的春天,谢建光拉着他的“房车”停泊在成都西南交大北门的群星路街边,这个瘦小黝黑、衣衫简朴、四处漂泊的旅人,竟深刻窥视着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林林总总,并发出警示的最强音。因此,杨彬和谢建光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后来,谢建光拉车离开成都,一路向西,前往藏区。每走一路,他就写一段文字,以短信的形式发给杨彬欣赏。后来短信越来越多,手机内存有限,杨彬舍不得删掉这些文字,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在电脑里存留。再后来,他觉得这些文字仅自己一个人存留实在是太过自私,就索性在新浪给他开了博客——“独立特行谢建光”。从2009年开始至2014年底,杨彬把谢建光对哲学、历史、文化、教育、人类文明的远古与未来那种独到见解和思考的文字带给更多读者。

《疯行天下》的编辑苗梁婕说:“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在A4纸打印出来的地图上,用红笔标出谢建光在书稿中提到的时间地点,核对、标注、取舍,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路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跟随他的文字,也一一抵达那些地方,抵达他的文字背后构筑的精神家园,抵达被我们一直挂在嘴边的诗和远方。”

苗梁婕认为,从谢建光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体人物的故事,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形态。当我们讨论诗和远方的时候,其实是把诗和远方放在了生活的对立面;而谢建光则不然,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诗和远方,他把远方当作了家,他在行走中构筑和抵达家园。他在旷野荒漠、峡谷山林间,与天与地与山河的对话和思考,不像疯人疯语,而是颇具诗情诗意。所以,对于只是间歇性踌躇满志、持续性忙忙碌碌的我们,看看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,也可以当作生活的一个小出口,在他的字里行间喘口气,然后各走各的路。

谢建光还会继续行走,他说,回归少年时的行走方式,过去是被动,现在是主动。